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

又能忍渴及至彘趨飲遂不能制子罕為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田恒為

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

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君明於此則正賞罰非仁下

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

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

情但當自求理以此言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而不發五苑應

須曲為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故教

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田鮪知臣情須私忠於上也故教

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而公儀辭魚以為違法受魚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



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

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

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車

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已況君

明主之道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如周行人之却衛

侯也衛侯君名辟彊行人以辟彊天子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

吏雖亂賢人不改操躬之三人夏之龍逢是也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

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

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

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

駑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

閔王李允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

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

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

相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

官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

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後得前却遂旁而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

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羣而造父不能禁

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羣也羣亦令馬可王子於

期為駙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

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

父

父

父

父

父

父



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撤下而不能成曲亦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日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效服習之故成也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由圃池也一日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眾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日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日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賀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朞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



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  
間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  
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  
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此言之  
人二甲此言毀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

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  
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  
郎中閻過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  
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過公孫  
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  
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  
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此言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屯亦閻過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過公孫衍  
罰也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  
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此言其  
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  
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  
也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  
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棗栗足以  
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  
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  
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  
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  
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



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  
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  
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  
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  
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  
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  
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  
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  
何也對曰昔相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仲相公被髮而  
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  
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  
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

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  
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  
亡何也曰昔者齊相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  
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  
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  
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  
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  
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  
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  
一曰潘壽闕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  
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  
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  
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



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  
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  
之所以自淺媮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  
人也是何也奪號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  
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  
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  
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  
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  
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  
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  
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  
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

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  
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  
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輟而盼然環其眼環轉其  
怒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  
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  
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彊周行人却之曰  
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彊土者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  
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  
彊未

必能辟彊  
故曰虛也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  
拊擊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



一撮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治吏猶引網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

壺雍瓦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

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

過者馬驚馬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

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

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

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

雖勞猶不免亂

術則國之轡束也

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

王之功也

推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

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

者皆不能用其推鍛榜檠故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

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

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

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

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

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

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

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

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

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

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



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  
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  
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  
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  
下然而女奴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  
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備未反桓公歸以告管仲曰畜積  
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  
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  
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  
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  
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

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  
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  
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

言雕飾之

鉤飾在前

約鉤使奮也

錯鍍在後

鍍鍍也以金飾之

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鍍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

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  
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

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

此亦聖

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

馬有翟文

前

則有錯飾後則利鍍策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  
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  
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鍍在  
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  
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



所為泣也

韓非子卷第十四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  
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  
為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  
禮唯忠信可以

學禮故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譎詐不能制勝  
不厭忠信故曰不厭詐偽也君其詐之而

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  
寡為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也苟且多獸後不必無獸以

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偽  
俗故言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

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  
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  
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  
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  
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  
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  
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  
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  
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  
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  
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  
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  
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  
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

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  
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  
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  
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  
妄歎宜哉乎

歷止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則畝正相謙故河濱之漁者

爭坻坻水中高地  
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若窳

若窳  
惡也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

人之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

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

聖堯柰何堯在上三人為惡仲尼謂堯為聖者柰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

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聖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

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



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椿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椿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堅刀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惟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

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弃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堅刀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

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故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女媧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堅刀其柰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



親也計數之所出也

君計臣力臣計君祿

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

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

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

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

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

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

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脩通羣臣輻湊

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

於後

可賞賞可罰罰無所弊塞也

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

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

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

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

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

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

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

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竈生龜而民無反心是

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

之臣是襄子罰也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

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

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不賞也

明主賞不加於無功

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

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



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嘆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德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



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却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

至則已斬之矣却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却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却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

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

怨者也民怨則國危却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却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却子

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却子且後至也夫却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

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

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却子

之得之也望却子之過今却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

也故曰却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却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

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却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

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

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

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



令故曰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相公之威下相公之令是臧  
不緣也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  
丞都丞官官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  
即避卑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  
誣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  
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與言  
韓宣王問於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繆留對曰昔魏  
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  
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則國  
必息矣

或曰昔者齊相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  
臣者國之憂則是相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  
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  
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  
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  
是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官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  
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  
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繫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景公  
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七老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  
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苟不當雖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  
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  
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



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

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剪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



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相公宮中二市婦問<sub>里門也</sub>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相公以管仲合文公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

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相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相公曰告仲父者三<sub>有司三請皆曰告仲</sub>

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sub>優俳優樂者名</sub>相公曰吾

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

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相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相公以君人為勞於索

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

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

君人者無道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

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

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

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

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為佚哉索人不勞使人



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

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作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李允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允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也苟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之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辨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寃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



將柰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貨者無術之害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

簡子以犀爲楯櫓而自卧之櫓

楯類也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

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

但君不能用之耳昔

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

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行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

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

簡子未可以速去

脅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

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

親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

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

今以爲身處危而

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

誣也

能孝於親者尚百無益况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

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

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



失人之行人未知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第十五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與之所力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



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

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

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

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時當

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相公置射鉤而相

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相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

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袪之罪相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

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

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

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相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

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

人之言也直飾非誠言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

臣不愧而復為貞不皆死然後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

不貳何如人有設相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相公不能

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

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相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

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

而不能其有而恃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

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

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

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

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

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



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二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難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

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爲寢也

故曰

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誠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

所以敗也法敗而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己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



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僂夫差  
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  
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  
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  
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  
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 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  
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  
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  
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  
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  
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汗穢為私者必知  
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  
上精廉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伊如上雖侈然則說之以節

上精廉

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

伊如上雖侈

然則說之以節

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知下明則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  
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  
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  
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侈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為  
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  
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  
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  
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

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

必女媺待耳目之所

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

典主也謂其事而責

成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毒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  
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



物以治物

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

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

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

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

羿雖善射見雀

未必一得之故曰誣也

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

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己之肖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

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

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

卯率強韓魏猶無柰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

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

韓康子爲駮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

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

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

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

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

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柰

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柰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

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

自恃其不可侵強與弱奚其擇焉失在不自恃而問其柰何也

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

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

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

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

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

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



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說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侵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



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躋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武身受罍言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立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所以得而行之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相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踈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踈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子弟而魯相弑兄五伯兼并以相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



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楮師作難食元龜之羹美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郟而藥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楮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故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有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



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寤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己則賢矣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叅無恤燕噲賢子之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日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第十六



韓非子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辨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蟻螳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



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雲霧醲而螾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

心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聖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



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盾之說也夫賢勢之不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干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干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干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干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干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弃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辨

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



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

問田第四十二

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曹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疆二子



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

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貴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方乘之勁韓七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



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日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百石

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

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

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



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堯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

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偏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臯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彘蠹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躰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



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黼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頡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栢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

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爲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胼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



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

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歷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據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隱敦適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其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鍾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筍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



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諛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誣敢情以談談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

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



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悖慝純信用心怯言時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庶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

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



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畝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善削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間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无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叛逆世者也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官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窳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第十七





